

情性故事集

周越然著

上海天馬書店出版

天堂之門

法國文豪巴沙葛（Balzac）氏曾著一書，名曰，『圖樂故事』（圖樂二字係 Tholl 之譯音，奇妙也），內含短篇三十首，均極香豔，意深而辭不露，故其書暢銷而不受任何束縛也。茲節譯第二篇老夫幼女之故事，如下。

老夫名皮理冤，幼女名白浪集。皮，大地主也，年八十，忽生娶妻之心。而其意中人，却爲一年幼無知之白氏女。女年十七，其母貪皮之財而嫁之。

結婚後，每至睡時，老皮藏身于床之一隅，似有逃避婦人們種種詭計，如接吻等事者，態度極爲冷淡。惟日中皮愛女甚，一切家政，皆由白氏作主。

白意爲人妻者，非爲之生男育女不可。一夕問其夫曰：『如何我能爲你生子？』皮恐甚，對曰：『呸，這是神秘的作用，危險危險！』

此種慌言，老皮說了又說。女聞之，漸有疑惑之意，一日，女悶坐無言。皮問何故。女曰：『羞慚！』皮問：『何故羞慚？』女曰：『因爲人之妻，不能爲之生子也。』皮曰：『可出錢購他家之子。』女曰：『願杜做，不喜客貨。』皮曰：『若然，非往教堂祈禱不可。』

次日，女往隣近教堂中祈禱，其與牧師之對話，字字可使人

發笑。最有趣者，牧師謂「夫愈年老。妻愈能生子」一語也。蓋牧師之意，凡衰弱者，終有人助成，生子亦然。女樂極，歸告其夫，皮恨牧師刺骨。

皮家中有一幼僮，名來男，年十四，貌美，略識文字。一日下午，女高坐椅中，令來男坐於矮凳上唱讀祈禱歌。白氏忽然瞌睡，來見主婦之腿，白而且嫩，竊吻之，拋書逃去。次日，白又令僮來唱讀，至『健奴口裏』（*gaude coeli* 法語，天堂之門也）一語時，白又瞌睡，來又竊吻，幾至『天堂之門』，是後每日必唱讀，每唱讀必瞌睡，每瞌睡必竊吻，每竊吻必至天堂之門。來男真能唱讀者，其唱讀不限於祈禱之歌，且達到主婦之身也。

如是數月，白氏所希望杜造之物，已在瞌睡時告成矣。其腹部日漸突出，無可瞞人。於是令來男往牧師處告罪，并商量妥善

辦法。牧師大責之，勸其先在主人前自白，再往聖地（地名）工作贖罪，以免死後打入地獄，來從之。

後來白氏之子，老皮視同己出，有謂非彼家種者，彼必狂怒而大罵之。

慷慨如老皮者，天下決無不願嫁之之少艾。余有歪詩數首奉贈老皮及與彼類似者。

一

老夫娶少婦，不怕無幫助，日日唱天門，天門有便路。

二

紅顏嫁白髮，不必怕同眠，僮兒來竊吻，愛色不愛錢。

三

移花又接木，緣巾贈與我，生兒真耶假，呼爺有緣故。

四

慷慨如老皮，少艾多肯依，世界無數事，那有此稀奇。

冰雪世界

吳興林某，久居申江，老年傷偶，中心悵悵，故言語日漸減少，而態度亦由熱而冷矣。惟兩子已娶，媳皆伶俐。孫男女三人，常呼「爹爹，爹爹」（湖人大都以此稱祖父），日間頗不寂寞，親屬中皆以爲彼決無續絃之意，是以絕無作媒者之來臨也。

一日天寒，林起身略遲，欲進稀飯，覺不甚熱，大怒，擲碗於地而高聲言曰：『粥這樣冷，叫我老年人如何吃法呢，真是豈有此理……』

長媳聞之，由房中快步出來而言曰：『公公，對不起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忘記了，沒有叫沈媽重燙！沈媽！你來……』

林某不答，惟低聲自言自語曰：『昨夜這樣冷，被頭又這樣薄，我全夜沒有闔眼，難道要冷死我麼？唉！在這個冰雪世界中，我是活不下去的。』

日中長子歸來午餐，媳乘間以被薄之事告知之。子曰：『容易！容易！我當往先施或永安替他買上等野鴨絨被墊，老年人是吃不起苦的。』

四五日後，鄰家作樂，大吹大打，父問其子曰：『隔壁有什麼事？』

子曰：『陸家伯伯續絃。』父曰：『呆極了，笨極了，這幾年歲，老婆既然死了，何必再討呢！你可對他說，倘然他厭天氣』

冷，祇要多買些野鴨絨被墊就是了。」

子知父言語中隱含怨恨，有續娶之意。次日晚餐時恭然言曰：『父親身體甚健，年亦不老，目下無人陪伴，似當立時續絃，惟不知怎樣年紀的人，始合父親之意。』

父曰：『我手頭錢不多，祇有一千九百元，倘然每歲百元，我還有力量可辦。』子曰：『曉得，曉得。』

夜 鶯

夜鶯，歐洲產也。雄者每于傳種之季中鳴于夜間，其調悅耳。西人稱之曰『耐聽哥兒』(nightingale)，卽『夜鳴者』之意。余今所述，係一戀愛故事而涉及夜鶯者，故以之作題，其事如下。

古代泊淡泥邦中最富庶之城曰聖彌樂，其著名之居民有甲乙二人，皆武士也。兩家鄰居，甲已娶妻，乙尙未婚。甲妻極美，乙心愛之。甲乙二人親密如手足，惟甲謹護其妻，乙無法與之單獨講話，以言其所欲言者。甲妻見乙之舉動，亦知其意，頗有厚

待之心，然亦無法以表達之也。後來因天氣漸熱，兩家窗門，開時多而閉時少，二人遂有竊窺之機會矣。

甲妻常乘其夫入睡後，起身至窗口，伸首而觀隔壁守候不睡之乙，二人並不言語，祇四目對視而已。某夜甲醒，不見其妻，問曰：『你在那裏？』其妻答曰：『我在窗口。』

後甲每次醒時，其妻必在窗口。一夜甲怒，言曰：『你何以每夜在窗口，究竟做些什麼？』

其妻答曰：『丈夫，我在此聽夜鶯，我以為夜鶯的調，是最美的，最和的，為世界上一切音樂所不及，故每夜必聽，非至天明，不願上床，你請安睡罷！』

甲曰：『是了，是了，我知道了！』言時已隱含惡意矣。

次日清晨，甲令僕役購網，張於天井中，不久夜鶯被捉，裝

入籠中。甲喜極，進房告其妻曰：『賢妻，每夜擾你的鳥在此，已經捉住了。』其妻曰：『好極了，請給我！』甲不答，伸手入籠，緊握夜鶯之頭而絞死之，并將鮮血淋漓之鳥屍擲于地上而去。

甲妻心痛萬分，自言自語曰：『阿呀，今後夜間不能起床站在窗口觀望他了，彼必大大失望，以我爲無情之人，……好了，好了，我已想得一法。』言畢，取白綢一方，上寫一信，說明一切，包好鳥屍，差可靠之女僕，送與隔牆之乙。乙收到後，又感激，又悲痛，再三思維，無法報復，祇得定製一真金小匣，連綢帶屍裝入之。是後不論彼往何處，此匣隨身攜帶，視爲至寶。

一女三夫

某姓女，性固執，凡有所欲，非從之不可，父愛之甚，故亦不稍拂其意。一日，有青年三人，同來求婚。父曰：『我不能作主，請坐！待我問明吾女後，再來告知爾等。』

父入問女曰：『三青年中，汝以何人爲最合宜？』

女答曰：『我看三人都好。』

父曰：『小姐！講話要有道理，三人都要，是辦不到的，汝任擇一人罷！』

女曰：『那三個人，我統統都有用處的！』

父再三勸告，而終不能變其女之志。父無法，祇得以實情告知各求婚者，并云：『倘爾等出門游歷，獲得奇寶而歸，我當視物之貴賤，以定嫁否。』

三人分途而行，二個月後，相遇于某海港，皆云無所獲。後第一青年，見一售鏡之老者，問之，謂能照見心愛之人，故購一具。

第二青年，見一售香料之老者，問之，謂有起死回生之效力，故購少許。

第三青年，于海濱散步時，見一木箱，浮蕩而來，抵岸後，其蓋自開，趁客多人，皆由其中躍出。問之，內一老者曰：『乘此箱者，能于最短時間內，達到極遠之目的地。』青年自忖曰：

『此奇物也。』故商購之。

次日，青年三人，又相遇于某旅舍中，各道所得之珍。第一青年試用其鏡，見心上人已殭臥在床，死矣。第三青年曰：『我三人何不乘木箱歸去一見彼耶。』三人當晚即抵女家，求見女屍，父允之。第二青年，以少許香料，置于女口中，女立時蘇醒，起身而言曰，『爸爸，你看呀，那三個人，我統統都有用處的。』

右故事係西班牙女作家葛白賴羅氏原作，葛生於一七九六年，卒於一八七七年，以善著小說稱。生平曾三次寡居，四次嫁人，「葛白賴羅」筆名也。

愛之畏之

殷畢麗 (Imperia)，羅馬名妓也，上自政教巨公，下至平民百姓，莫不愛之畏之。愛之者爲其美也，畏之者爲其勢也。

雷古利教士愛之最甚，一日不見殷妓，則神思恍惚，坐立不安。於是旁其屋另建巨宅以居之。不久生一女，名曰「帝都來」 (Theodora)，譯言「上帝之贈品」。殷分娩時，雖得名醫之助，然受苦仍屬不少，且胸背之曲線，蛇形之步態，未免略受損傷。若再居羅馬，再生兒女，則全身完美之點，恐一無所存，遂不顧教

主之厚愛，離之而去。其實殷婦調養得宜，產後更形白皙豐滿。有博學者，當時曾著一書，專論婦女產後之美，較產前爲甚，惜其書不傳，今無從查閱也。

殷婦所生之女，卽帝都來，年已十八矣，其貌之美，不讓畢麗。一日某傳教士見而悅之，意欲姦之，女卽以劍自行刺死，可謂烈矣。其母聞之，悲痛之至，卽返羅馬。

是時殷婦年三十九，羅馬人得彼返國之信後，不論曾經與彼接近者，或祇聞其名者，皆歡喜欲狂。言曰：『彼女雖死，其母歸來矣，女可失，母不可缺，母固吾人之歡主，吾人之愛后也。』卽擇日開慶祝大會，鄰近諸邦，各派代表參加盛典，佛國代表名黎亞丹，年少貌美，殷一見鍾情，意欲立時擁而吻之，然在大會中，衆目昭彰，且彼又爲主要人，坐立行走，必依儀式，豈得